

South Africa

The Kingdom of Spain

Italy, Israel



Salvador de Cuba

India France

England Romania

Portugal

Brazil

Hungary

Russia USSR

Argentina

Australia

Belgium

Kenya



在那恒河的原野

杨牧之 著/摄影

故宫出版社

杨牧之



在那恒河的原野

杨牧之 著/摄影

1919

故宫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那恒河的原野 / 杨牧之著. -- 北京 : 故宫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134-0682-6

I. ①在… II. ①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73590号

在那恒河的原野

出 版 人 王亚民

著 者 杨牧之

摄 影 杨牧之

责任编辑 江 英 李子裔

书籍设计 张志伟 邢美丽 知墨春秋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故宫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 010-65129479

网址: www.culturefc.cn 邮箱: ggcb@culturefc.cn

制版印刷: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112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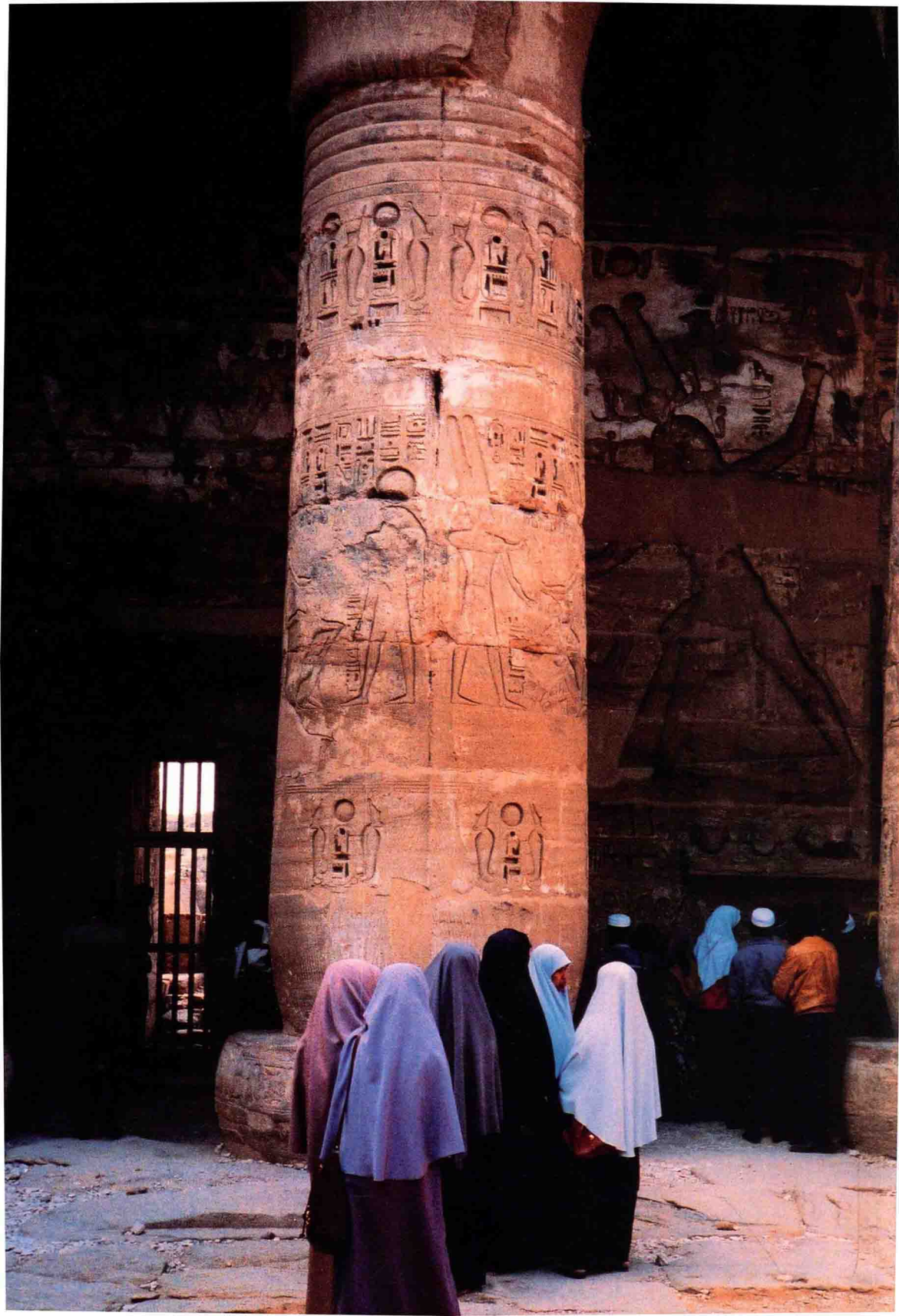
图 版: 101幅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4-0682-6

定 价: 86.00元



目 录



在金字塔下 1

撒哈拉印象 12

忧郁的探戈 18

在遥远的亚马孙 26

傍在蔚蓝的大海边 36

托尔斯泰的追求 48

新圣母公墓的诉说 52

消失的背影 58

在俄罗斯乘火车的故事 64

走出特利尔 70

夜幕下，柏林更辉煌 78

相遇马德里 82

高迪：曲线属于上帝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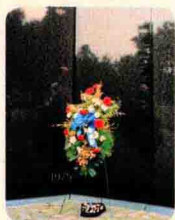
白求恩，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 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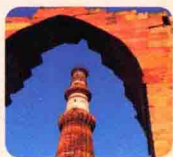
牛津的魅力 106

布莱顿遐想 112

在美国越战纪念碑前 120

印度人的今生与来世 130





乞丐大军的未来 — 134

“NO PROBLEM” — 140

读尼赫鲁《印度的发现》 — 146

“葛拉齐亚” — 150

佛罗伦萨在哪里 — 154

梦一样的威尼斯 — 158

《最后的晚餐》在米兰 — 164



海始于斯 — 170

小企鹅从远路归来 — 172

在匈牙利的台湾旷小姐 — 176

哈瓦那书简 — 182

第一封：MORRO 要塞的炮声 — 182

第二封：“美丽的哈瓦那，这里是我家” — 185

第三封：“人不是为失败而生” — 187



滑铁卢的雨下个不停 — 190

耶路撒冷的探寻 — 202

凡·高与蒙马特高地 — 214

香格里拉的追寻 — 222



Egypt

在金字塔下

真是三生有幸，又去了一次埃及。

地上动辄是五千年前的建筑，那么宏大又那么神秘，那么朴拙又那么绚丽，会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慨叹什么是“永恒”。但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在古城卢克索的卡尔奈克神庙观看的两次声光表演。那声音，那灯光，那晚上的气氛，过去多少年了，仍然清晰在耳，仍然历历在目。晚上，一片漆黑，我们跟着游客走在已有四千多年历史的神庙中，谁也不说话，好像神灵就在左右。周围一片安静，只听见鞋与沙石地“擦擦擦”的摩擦声。当时就好像进入了历史。神庙的大门有43米高，仅神庙的多柱厅就可以容纳下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一个石柱要六七个人手拉手才能围住，而这样的石柱，一排排总计有四十多根。置身于这样宏大的建筑中，又是一片漆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突然，“法老”讲话了，他那浑厚低沉的声音招呼我们来到他的王国；灯光打在神像上，打在残垣断壁上，把墙上刻画的故事和复杂的象形文字照得清清楚楚：“法老”与“太阳神阿蒙”的对话，演绎着宫廷中种种场面，带领游客一步一步从埃及的远古走过来。



声光表演的解说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每晚两场，轮流使用。不巧得很，我们两次去都轮到用阿拉伯语讲解，谁也听不懂，只得靠翻译介绍。断断续续的翻译，听明白的一言半语，却让我至今不忘。

“……卡尔奈克，卡尔奈克，这是所有词汇中最伟大的词汇。”

“我在神庙里碰到一位老人。他说：‘如今在卡尔奈克地区，只有我一个人还能读懂刻在石柱上、墙上的文字。卡尔奈克的光辉历史，已渐渐被人们忘记。

历史上最伟大的卡尔奈克，也只不过留下了这样一堆石头。’”

“阿蒙神的灯也渐渐熄灭了……”

听了这些述说，我很沉重。不知为什么还有些难过。那么光辉的历史就这样过去了？那么灿烂的文化真的只剩下一堆石头？

阿蒙神的灯能够熄灭吗？

白天，开罗，热气腾腾。

水泥堆成的高楼大厦，已经不知道是什么颜色，因为雨水太少，显得脏兮兮的。大街上，大卡车、小轿车、摩托车、自行车、行人，齐头并进，互不相让，交错往来。冰棍纸、尘土，路边坐着穿长袍的人，好不热闹。这一切扑面而来，好像进了一个大集市。噪音、气味、彩色和埃及人的热情，让你感到无法插足。从市中心的五星级饭店出来，汽车走了不到20分钟就出了城。眼前突然就变成一片黄色的沙石地，什么建筑也没有。我情不自禁地问，这和四千年前有什么不同？

啊，刚瞻仰过宏伟壮观的卡尔奈克神庙，面对眼前的一切，真是太残酷了。一个个问号跑了出来。埃及历史上的辉煌是怎么到来的，又是怎么离去的？埃及历史上的文化是如何构建的，又是如何衰落的？

解说词中的话也是疑云密布。

“埋在国王谷中只有18岁的年轻法

老，他脸上那神秘的微笑会告诉我们什么？”

“要想了解法老的历史，只有到比法老墓更深的地下。”

法老们为什么要修金字塔？以埃及历史上最大的胡夫金字塔为例：10万民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连干了20年才建成完工。塔高146米，用230万块巨石堆成，巨石每块2.5吨。多么浩大的工程！要知道这个工程是发生在5000年前哪。那时候没有坚硬的工具，因为埃及人还没有发明铁器；那时候没有搬运器械，埃及人只能靠棍棒的滑橇把巨石托到高处。就是这样原始的工具，埃及人却要把230万块巨石一块块垒起来，一直垒到146米高。其宏伟奥妙令人惊叹，以至于今天的人到现在还不敢肯定金字塔到底是什么人、如何建成的！

费了这么大的劲，法老们就是为了给自己建个坟墓。

还有上埃及的阿布辛拜尔神庙。这处神庙在阿斯旺水坝南280公里处。是古埃及第19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为崇拜太阳神于公元前1257年建造的。拉美西斯二世在位67年，是埃及历史上统

治时间最长的君王。他命人把自己的神庙建筑在尼罗河西岸166米的峭壁上。就在这山中，他选择了一条最长的隧道，有61米深，然后将自己的塑像竖在隧道的尽头。令人惊叹的是，几千年来，每年只有2月21日（拉美西斯二世的生日）和10月21日（拉美西斯二世的登基日）两天的清晨，太阳光会准时射入神庙大门，水平穿过61米深的隧道，直照到隧道最尽头的拉美西斯二世的塑像上。这时的拉美西斯二世便会光明通亮，生气勃勃。而坐在拉美西斯二世右面的地狱与黑暗之神卜塔神却得不到一丝阳光。这是何等的精确！这个“日出奇观”至今还在。只是由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修建阿斯旺水坝，搬迁神庙，因为计算的误差，日出奇观往后拖了一天。

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古埃及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建筑家呕心沥血，绞尽脑汁，只为了拉美西斯二世要表示自己与太阳同辉，永不熄灭。

埃及的法老为什么这样执著？这一切恐怕都源于他们的生死观，源于他们那一整套关于来世之旅的观念体系。

在研究埃及历史的书中，我看到这样的记载。古埃及孟菲斯地区有一个叫戴嫡的女人，她的侍女伊米尔长期生病，她十分担心。因为没有伊米尔的帮助，她很难独自料理家务。更使她心急如焚的是，她的丈夫对此漠不关心，一点也不帮忙。戴嫡终于支持不下去了，就给她的丈夫写了封信，责备他对自己的痛苦麻木不仁。信中说：“如果你不再尽义务，咱们家就完了；难道你没看到正是伊米尔在帮忙维护咱





金字塔就是用这样的巨石垒起来的。右上缺口处即所谓“马阿蒙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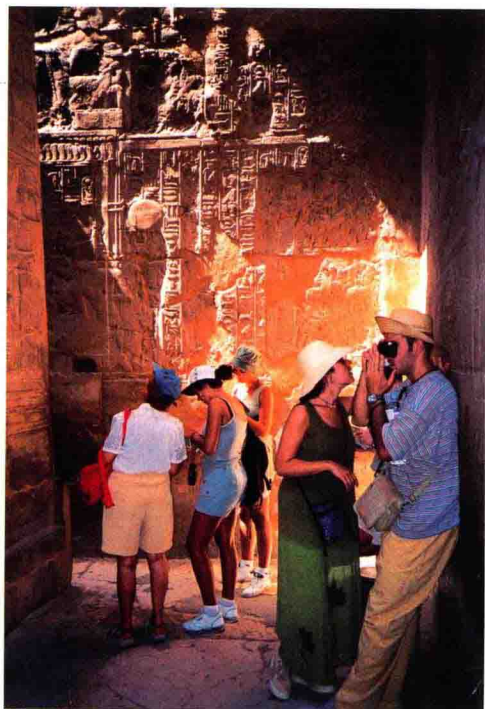
们的家吗？”戴嫡把信写在一只粗糙的红色陶碗上。

但是，她的丈夫仍然保持沉默。因为她的丈夫早已死去多年。可是，按照当时社会公认的观念，死亡并不会妨碍她丈夫帮助家庭渡过难关。相反在冥界中帮助更大，更方便。戴嫡进一步请求道：“你赶快为伊米尔驱邪吧！这样咱们家和孩子们才有活路。”

戴嫡还许诺，一旦伊米尔身体康复，家庭恢复正常，她就会在他的灵位前供奉美酒。但是戴嫡强调说，这只有他答应她的请求才行。

在陶碗上写完信，戴嫡将空碗盛满食品，放在丈夫墓前。她认为当丈夫来享用供物时，一定会读到信，并按照她的要求去做。——至少戴嫡希望如此（据《尼罗河两岸——古埃及公元前3050～公元前30》一书）。

据埃及史专家介绍，这样类似的书信在古埃及屡见不鲜。生者和死者保持着一种密切的关系，那些已去世的男女老少，不仅仍然是本族的成员，而且在



听到族人的请求时，也会倾力相助。古埃及人对此深信不疑。

这种对生命的珍惜，对永生的追求，随处可见。在神庙的石刻中，在金字塔里少见的文字中，在国王谷、王后谷墓道的壁画上，比比皆是：

一块神庙石刻的碑文中刻有耳朵的形象，目的是让神更清楚地听到祈愿者的要求。

一名法老御医墓道的壁画中描绘了他一家的美好生活：他同妻子女儿一起猎取水鸟，妻子身着结婚礼服，女儿在筏上采莲，父亲用木棍击打禽鸟，甚至家里养的一只猫也在筏子上。御医希望死后在另一个世界，他的生活仍然如此。

在底比斯一名造墓者墓中有一幅生动的壁画：他和妻子正在来世天堂的田里耕种。两头花牛拉犁，他扶着犁耙，妻子随后撒种，都穿着雪白美丽的衣服，眼神安详而幸福。

很多墓中都放有俑，他们是给死者做奴仆的。为了让他们尽忠职守，女俑的身上都刻有这样的字句：“任何时间若

有人招呼，你都应回答：‘我就去做。’”

这样的文物太多了。从中可以看出，古埃及人认为死人其实并没有死，不过是转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而且经过三千年之后，还会变回人的形体。所以，他们对死并不惧怕。但他们却惧怕保存不好尸体，因此千方百计地研究保存尸体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法老死后尸体都制成木乃伊的缘故。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埃及法老们便大建陵墓和庙宇。金字塔便是他们最为理想的陵寝。

古埃及人如此。

一千年前神秘消失的玛雅人也是如此。玛雅人认为人死之后，要用四年的时间，穿越危机重重的阴间，然后得以新生。所以，玛雅人死后要备好四年吃的东西、四年穿的衣服，以备在另一个世界的需要。

敦煌壁画中反映的中国古代人的生死观，虽异趣而旨同。画中，描写一老者死了，周围的人并不悲伤，他们神色正常，忙碌着送他上路，似乎老者去远游。



未完成的方尖碑

秦始皇死了，深埋地下，机关巧设，是怕被人掘了坟墓，坏了阴宅。秦始皇陵虽然至今不曾打开，但据考古学家勘测，司马迁所言有据。《史记》描述秦始皇墓中情况：里面全按皇宫格局建设，排列着百官位次，把珍奇宝贝放置其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秦始皇热切地希望他死后仍然和活着的时候一样。

古今中外，无不追求生命的永恒。

生命能够永恒吗？

那时的尼罗河流域有两个王国。南面的是上埃及，北面的是下埃及。公元前3100年上埃及开始征服下埃及，建立了最初的统一的王朝。美尼斯便是它创业的英主。但统一后不久，美尼斯便失踪了。据说是外出狩猎时被一头河马驮走了。他的王位便当然地由他的后代继任。这是一个让各方面都无话可说的继位办法。

在难得的文字记载中，记述了古埃及讲史人的话语，诸如“我来诉说这段内乱”、“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什么“内乱”？什么样的“不该发生的事”？这些看似平静、十分朴素的话语，引起了多少埃及史专家的猜测。

尼罗河畔

一块碑石上刻着：没有一个到那个世界的人能“把他的财富带走”。富人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死亡是一切尘世欢乐的终结。尽管他们希望死后仍然富贵，但是他们更现实了，竭力追求今世的享乐。

宴饮开始了，觥筹交错。主人对仆人说：“再给我拿10大杯酒来，难道你没看到我在痛饮吗？”一篇陵墓碑刻上写道。

建宫殿、立庙宇、修坟墓，大兴土木开始了。“在贵国，黄金如泥沙，不足为贵。”一个小国国王不无忌妒地说。

攻城略地开始了，日夜觊觎富国，日夜钻研改造兵器的边远国家开来了大军，法老们只有去迎战。“拿起武器，开出军队，尽阿蒙之力量，坚决消灭不把埃及放在眼里的反叛之邦”，图特

摩斯三世在誓师。

难道就是这种对生命的珍惜，对永生的追求，对豪富的忘我享受，促使他们去发明，去创造，去征战，去称孤道寡吗？难道就是这种对权力的贪婪，对地位的占有，让他们去冒杀头的危险，希冀万一的成功吗？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东坡看到了人的渺小、历史的无情。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深谙人世代谢，哪有万古不变的兴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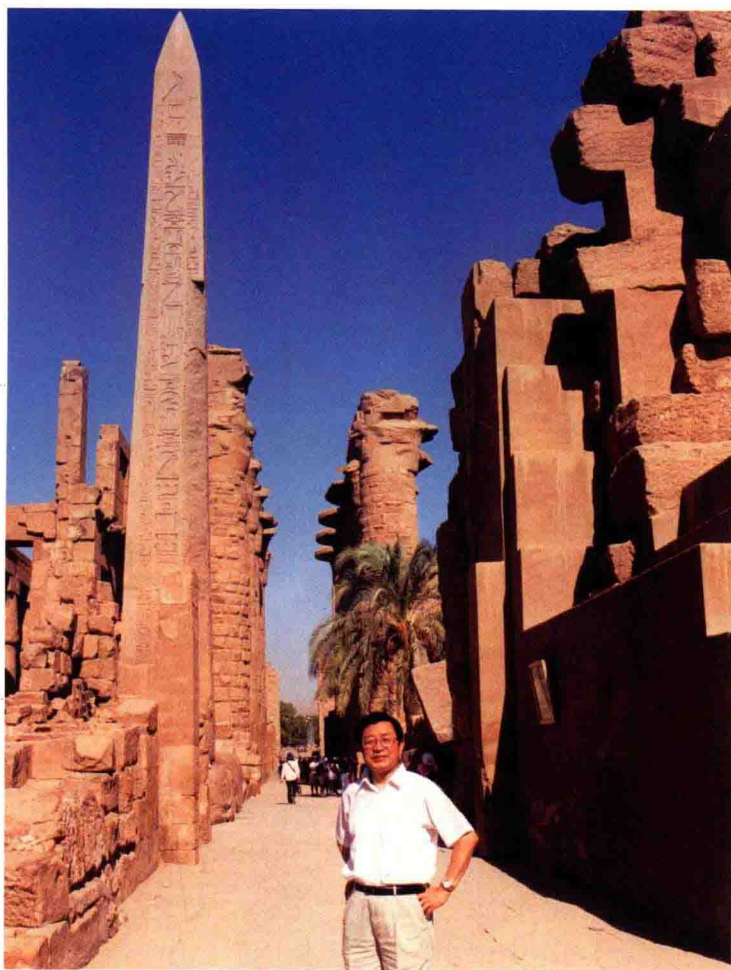
大哲学家希拉姆说得好：“人类假如想看到自己的渺小，无需仰视繁星密布的苍穹；只要看一看在我们之前就存在过、繁荣过、而且已经消逝了的古代文化就足够了。”

仰望浩瀚苍穹，怎能不发出无限的感叹？

回顾古代埃及、巴比伦、波斯、玛雅文化，怎么不感叹前人的伟大，以至于我们今天无法解释古代的繁荣！每一种文明，在这个无穷的历史长河中虽然像是一颗流星，转瞬即逝，但它们那明亮的闪光却已让我们深深铭记。

我们从卢克索回来，按出发时安排好的又回到开罗的希尔顿饭店。我看看表，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半了。大厅里满是人，东一堆、西一堆，欧洲人、亚洲人、阿拉伯人，各种语言，各类服饰，熙熙攘攘。不知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大堂经理告诉我们，四天前定好的五个房间，只有四间了。我们有五个人，缺一间。埃及方面负责我们生活的官员去交涉，谁知就在交涉的过程中，又少了两间。经理一再道歉，客人太多了，没有办法，你们定不下来，别人就挤了进去。问他大厅里坐着的人是做什么的，他说，都在等房间。问他，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多的人？他说，一年四季，几乎天天如此。古老的埃及，吸引了全世界多少崇拜者啊！恢弘的金字塔，空旷神秘的庙宇，沉思的斯芬克斯像，点燃着人们的想象；随葬的各种精巧的工

卢克索神庙



具，陶器的碎片，色彩艳丽的壁画，诉说着古代埃及人的生活。人们渴望知道金字塔下神秘的历史。今夜肯定有不少游客，坐在大堂里过夜。明天早晨，他们仍然会兴致勃勃地走上踏访之路。

2001年12月28日